

# 非洲見聞

(上)

## 外交圈裡50年之十二

### ●定中明

#### 茅國國家情況簡介

一九六一年元月三日上午十一時茅國總理接見外交使團的新年祝賀，地點是在一座臨時搭蓋的五彩大帳篷內。十時左右茅國禮賓司一位科長以車來接，逕至大帳篷外下車，這時各國使節及茅國政府各部會首長已齊集一堂。禮賓司長引我進入帳篷內，首先介紹我與使節團團長法國大使晤面，然後依次與其他各國包括美國、英國、西德、西班牙、比利時、塞內加爾等國使節晤面，接著又介紹我與茅國各部長晤面，大家紛紛表示歡迎與祝賀之意，我即成為駐茅使節團之一員。此處必須一提者即茅國獨立不久首都房屋不足，所有使節都是由駐塞內加爾使節兼任，平時駐在達卡，茅政府內閣各部會暫時設在塞國北部與茅國鄰近的聖路易城辦公，外交部長一職由總理兼任，是日是茅國開國以來首次舉行新年團拜祝賀儀式，政府首長和外交使節首次共聚一堂，場面顯得非常熱鬧溫馨。十一時正茅國總理由禮賓司長那律陪

同進入會場，全體人員鼓掌歡迎，茅總理立於上方中央主位，首先由法國大使以使節團團長的身分面向茅總理宣讀新年祝賀辭，辭畢趨前與總理握手致賀，其他各國使節依次與茅國總理握手致賀，我為最後一名。接著為茅內閣各部會首長祝賀，然後賓主舉杯（以果汁代酒）互祝，自由交談，最後總理以午宴款待嘉賓，首次嚐到茅國特具風味的「獸席威」Beef Stew烤全羊，至午後一時許方結束，賓主盡歡而散，各國使節隨即返回原住所。

#### 國情簡介：

國號：茅利塔尼亞伊斯蘭共和國 *Kingdom of Mauritanie*  
 首都：諾克紹 *Nouakchot*。

面積：一百零三萬零七百平方公里。

人口：一〇五萬（一九六一），二百二十萬（一九九三）。

國旗：綠底金黃色星月（中央）。

宗教：伊斯蘭（回教）信奉率百分之百。

語言：獨立時以法語為官方語文；一九六六

年由國會通過，改由阿拉伯語為官方語文，法語為第一外國語。

種族：百分之八十為阿拉伯族的摩爾人，百分之廿為黑人。

元首：茅國採總統制向議會負責，首任總統為惛爾達達 *Maitre Maunktar Ouldada*（一九六一選出至一九七八年政變被黜，執政長達十七年之久）。

獨立日期：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廿八日（定為國慶日）。

聯合國會員：一九六一年正式加入聯合國。  
 歷史沿革：

茅利塔尼亞人雅亞·賓·歐默爾 *Yahya bin Omar* 於西元十一世紀之初掘起，旋即東征西討、南撻北伐，數十年間創建了一個西非空前大帝國，史稱「摩拉維特」王朝 *L'empire des Almoravides*。不久分裂為南北兩國，相互對峙，至回曆四七六年（西曆一〇六八年）統治西班牙的阿拉伯王朝發生內亂，阿王安巴德 *Mahammed bin Abdou* 向摩國求援，摩王派兵往西班牙平亂

，亂平而西班牙遂亦納入摩國版圖之內，造成摩爾族阿拉伯人統治西班牙又達四百餘年之局面（先後統治將近九百年），在西班牙境內留下不少富麗堂皇、巍峨雄偉，富有伊斯蘭建築特色的宮殿、寺院，成為觀光勝地，供後人瞻仰憑弔，摩人迄今仍引以為傲。

### 法國佔領時期：

在廿世紀初期，法國勢力始侵入茅利塔尼亞，當時法國將茅國與塞內加爾同置於一個總督之下治理，至一九〇二年始實行分治，一九〇六年十月法國任命其西非總督科坡拉尼Kaiser Copolani兼任茅國總督，引起茅人武裝反抗，總督被刺，法人從此不敢深入茅國內陸，僅在塞茅邊鎮聖路易城St. Louis設總督遙治，茅人乃得逍遙自在，保全其傳統風俗制度，過其原始生活。

茅利塔尼亞摩拉維特大帝國自十六世紀衰亡後，由於自然環境惡劣、地瘠民貧，加以自然資源缺乏，人民相率離境，四散謀生，以致形成一片荒蕪落後景象，一旦恢復獨立百廢待舉，方感人財兩缺，事事都須從頭做起，其捉襟見肘之窘狀可想而知。不過茅人正因為受自然環境惡劣之磨鍊，養成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的性格，能接受此項挑戰，獨立之初稍感拮据，艱困均能一一克服，不久由於法國的協助、阿拉伯國家的支援與世界銀行的貸款，使茅國的各项建設開發計劃先後完成，情況大為改善，而農牧漁等實業之振興，銅鐵磷等礦藏之開採增產，使茅國

經濟快速成長，國民生產毛額逐年提昇，自一九七八年斥資一億四千萬美元年產量達一百萬噸的大煉油廠在努迪布建立之後，茅國的經濟更趨繁榮，同時也向現代化的目標跨出了一大步。茅利塔尼亞能在短短的卅年之內由一個一貧如洗，毫無建國基礎的落後國家一變而成為頗富潛力的開發中國家，實屬難能可貴，值得稱許，而它的前途也正充滿了光明與希望。

### 華路藍縷慘澹經營

一九六一年元月二日我晉見茅國總理悟爾達達呈遞到任證書後，立即找房子，開館辦公。過了幾天茅國外交部法籍禮賓司長那律到我下榻的旅社問我何時離去？我答說：我是奉命來貴國設館常住的，不打算離去，同時託他幫忙找一所適當的房屋作為大使館館舍，他把這事件轉報了茅總理，茅總理很傷腦筋。經過我正式懇切交涉後，茅總理深表同情，破例批准我可暫時租賃茅政府與法國投資公司合建的政府員工住宅兩棟，權充大使館館舍與大使官邸，連樓上一間三房兩廳，兩棟打通相連，空間尚覺寬敞。我同時也租了對面工友住的二房一廳的房屋一棟作為秘書住宅，年租及押金一次付清，先付後住，由我代表簽約後寄呈外交部核准生效，由外交部依約履行。簽約後我即開始找工人作內部改裝、裝潢等工程，百葉門窗加裝玻璃，以擋塵沙兼防熱，並設計在樓梯下安裝

自來水管與洗臉盆，水泥地上加鋪塑膠地板，廁所改裝抽水馬桶，廚房內裝設瓦斯管線等，工人難覓，工資又貴，煞費周章。那時我基於同情心與人道主義，把秘書的住宅也一併予以改裝以使其安心工作，房租則由秘書自行負擔。我當時的三等秘書就是後來做到駐約旦代表，升亞西司長，再調任駐泰國代表，現任駐約旦代表劉瑛，他於一九六一年二月攜眷帶一襁褓女嬰（劉敏）到任，暫住在舊城郭麥茲旅館Goms Hotel。過了幾天我把工程交劉秘書接管，由他每日前往新館址監工進行，我則抽空趕往塞內加爾首府達卡購買使館及官舍公私一應家具什物，拜訪駐塞大使館代辦陳厚儒兄嫂，當時塞館的三等秘書是石家仁兄（前非洲司長，現任馬拉威大使）。承陳代辦厚儒大力協助，所有家具用品購齊裝滿一大貨櫃，交法國貨運公司運到茅京啟用。我回去後改裝工程已近尾聲，這時我又忙於自行設計繪製一面青天白日的國徽，由法國油漆匠製作一木質國徽，定做一隻長約三公尺的鋼管做旗杆，安裝在館舍的樓頂上，擇期正式升旗開館，同時備辦開館酒會，擴大慶祝。這一時期忙得不亦樂乎，其間有一小插曲頗為有趣。在工程告一段落後，託人找一當地土著男童年約十四五歲，帶他去新館舍掃除地上的垃圾，清除廢物，我帶了掃帚、畚箕、抹布、去污粉、肥皂等用品，準備自己大大清掃一番，因為當地人工難找，樣樣都得自己來，我找這

個男孩只是幫忙而已，等到了館舍之後，茅童問我做些什麼？我說先掃地倒垃圾呀！他一聽大叫說：「什麼？掃地！那是黑奴干的。做的工作，我不能做。」他甩手要走，我一聽便意識到那是摩爾人由於歷史傳統造成的種族優越感，阿拉伯人是主子，黑人是奴隸，主子不能做奴隸的工作，否則便有辱身分，殊不知這種行為正是有違教義的。童子無知，我這時好似「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想起「遣將不如激將」的辦法，我說你不做我來做，說著便拿起掃把開始掃地，他一看我果真掃起地來，不好意思，忙接過掃把照樣掃起來，這樣給了他一個好教訓，也打破了他那根深蒂固的普通種族優越感的舊觀念。阿拉伯人一般都存有這種潛意識的優越感，人雖窮，但不肯輕易放下身段做苦工，以致養成了一種好逸惡勞，養尊處優，只知享受，不思勞動的陋習，阻礙了他們的進步與發展。

### 開館酒會茅京創舉

還有一個笑話，在我們舉行開館酒會前夕，我找來了兩個自稱是廚師的茅爾人，吩咐他們做一道菜烤雞塊加炸洋芋條，其它的飲料、點心、食物我都已向旅館訂妥了，那兩人在院子裡忙了一、兩個鐘頭，削洋芋烤雞塊，我忙進忙出，招呼打點，沒暇注意他們在做什麼，一會兒他們問我有沒有容器盛裝洋芋條，我一看他倆竟把一大袋洋芋都

快削光了，我急忙阻止他們，說夠了，不用再削了，我問他們雞塊呢？他們說在烤箱裏，打開一看，嚇了一跳，原來他們把所有的雞塊都堆在一塊鋼板上，塞進烤箱裏，上面的已烤焦了，中間下面的還是生的，我連忙叫他們把鋼板拖出來，把雞塊分批平鋪在鋼板上再放進烤箱分批烘烤，烤完了，洋芋條只炸了不到一半，就夠了，這種「笨廚師」真把人氣死、笑死！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開館酒會舉行的那天，清晨我和劉秘書二人盛裝登樓，舉行隆重的昇旗儀式，洋員AZN、司機Jed（塞內加爾人）、工友Bada均參加，我們所訂購的德製轎車Opel亦及時趕到。

十一時賀客陸續而來，向我們道賀，由於當時茅國政府各機構仍在塞內加爾西北部昆鄰茅境的聖路易St. Louis城，僅有外交部設在茅京，總理兼任外長，特派法籍禮賓司長那律為代表前來祝賀，外部官員以及社會名流、法國僑領、宗教領袖、工商巨子、新聞記者，數十人與會，場面熱鬧，開茅京外交宴會之先河，當晚電台廣播，翌晨茅利塔尼亞日報，曾詳予報導，強調中華民國是第一個在茅京設大使館的友邦，新聞特別引人矚目。

### 一切草創百般艱辛

茅國天然資源缺乏，無利可圖，法國人

原始生活，所有現代文化、物質文明，都付闕如。一旦獨立，百廢待舉，條件不夠，捉襟見肘，窮態百出，可想而知，我奉命遠赴荒漠，就得拿出蘇武牧羊的精神，來應付惡劣的環境。

當時茅京一片荒涼，既無現代化的超級市場，也無購物中心，只有舊式傳統的原始市集，菜攤上只有一點洋芋、洋蔥、南瓜等土產，根本沒有新鮮蔬菜水果，肉類魚蝦更為缺乏，我們被迫每週託法航開單訂購牛羊肉水果蔬菜，因缺乏冰凍設備，東西運達後每次都已枯萎，尤其蕃茄之類大部份都要丟掉。

其次是電力不足，新建的電力廠都是法國技術人員維護，因設備欠週，運作困難，時常停電，極感不便。照明還可以以乾電池手提燈替代，但冰箱內的食物則全部腐爛，最傷腦筋，有一次停電並無預告，竟長達一週以上，全城漆黑一片，大型乾電池早已搶購一空，不得已乃長途跋涉遠赴達卡蒐購，達市也幾乎賣光，家中只有婦孺，幸有對面劉秘書一家作伴稍覺安心，幸好當地治安良好未出問題，這是物質生活的一面。至於精神生活方面，則茅京祇有一份四面對開的法文小型日報名稱「茅利塔尼亞」，多為本地新聞，要知國際消息則全靠收聽倫敦的BBC廣播了。至於休閒娛樂方面，則在舊城有一家小型電影院多放法國影片，我們最大的休閒娛樂就只有週末或週日全家到海邊去游

冰戲水之一途了！

我想身為外交官的生活，我的同事中恐怕再也找不出像我們這樣窩囊狼狽的了！

## 昆蟲大軍自天而降

非洲除少數地區外大部份是文化落後，低度開發的地區，素有「黑暗大陸」之稱，不僅人民大部份是黑人文盲，而自然景觀也與歐亞美等洲不同，頗多窮山惡水、榛莽叢林，毒蛇猛獸，人民生活原始，服飾奇特，用具簡陋，連藝術品如繪畫、雕刻等都是粗線條的，音樂則以鼓為主，聲音粗獷，聒噪刺耳，即連有些樹木也很怪異，樹幹平地矗立，腰可合抱，但無枝葉，活像一根大蘿葡插在地上，樹頂上長幾根短短的槎枒，形狀異常突兀滑稽。

非洲中部氣候溽熱潮濕，蚊蠅叢生，疾病流行，有許多疾病為他處所罕見，而茅國則因為是一片大沙漠，無叢林，無河流，氣候炎熱，蚊蠅較少，細菌不易滋生，所以沒有什麼怪病，但昆蟲特多，蔚為奇觀。平時不覺得，直到有一天氣候炎熱，晚間室內不能呆，乃在小院中擺設桌椅乘涼，我則利用機會，就乾電池手提燈下看公文，不多久即見有小昆蟲撲到桌面燈前，活蹦亂跳，初不以為意，不久昆蟲從四面八方蜂擁而來，有如傘兵自天而降，像雨點一般地洒下，弄得我滿頭遍身都是昆蟲，桌上也堆滿了，無法繼續工作，乃意識到是昆蟲見了燈光，如燈

蛾撲火般的蜂擁而至，只得急忙閉燈熄電，收拾公文和家人急速撤退，躲進屋內，緊閉門窗，如臨大敵，次日清晨，開門一看，但見庭院中，桌椅上滿是昆蟲，有的已死、有的還活著，眨著小眼珠，形狀千奇百怪，顏色五彩繽紛，煞是好看，引為奇觀，正可以作為研究昆蟲學的大好資料和標本，昆蟲堆滿地上，彷彿炮竹屑，厚厚一層，掃了一大堆，倒進垃圾桶，幾乎裝滿了一大桶，令人咋舌！可謂大開眼界，印象深刻，迄今難忘。

## 葉公超蒙冤丟紗帽

一九六一年四月下旬，內子帶著子女二人——正倫、正蕙，從貝魯特經巴黎轉來茅京相會，一家團聚，才結束了我四個多月的孤獨流浪生涯，恢復正常，剛剛平靜下來，一陣外交風暴平地而起，又把我捲入了緊張忙碌、徬徨憂鬱的漩渦中。事情是這樣的，一九六一年五月下旬的某一天，茅總理（時代理總統職位）辦公室忽來電話說：總統有要公要和貴代辦閣下面談，請即刻前來總統府一行。我立即前往總統府晉見茅代總統

晤爾達達。握手寒暄後分賓主坐下，茅總統即開門見山地告訴我：今天勞煩閣下來此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我國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一如閣下所知，去（一九六〇）年我國申請為聯合國會員國的努力因貴國的使用否決權而遭失敗，至感遺憾。今年我們又將

重申前請，為了慎重起見，特請閣下來面告，務希轉達貴國政府，在今年聯大討論此案時，亟盼貴國政府勿再使用否決權，以免影響敵國之權益，否則非、馬聯盟十四國將一致與貴國斷交，並設法將貴國排拒於聯合國之外等語。茅總統當時面色凝重，語氣堅定，但稍帶激動，略失外交常態，我當時也直覺事態之嚴重，言畢辭出，抱著沉重的心情，匆匆返回大使館，立即起草電稿，將實情轉呈外交部處理，我這一通急電打回去之後，立即引起巨大的迴響，一場激烈的外交戰於焉開始，幾乎牽動了整個聯合國，尤其是安理會中的五個常務理事國。

此一案件的發展牽涉至廣，而國際情勢之演變波譎雲詭，高深莫測，台北與華府之間更是接觸頻繁，磋商對策，頗費周章。那時我國駐美大使正是老長官葉公超博士，他曾願為此寫給我親筆信函，慰勉有加。到了年底聯大就此案表決時，我國終於忍痛放棄否決權，捨棄了外蒙而成全了茅利塔尼亞，葉公超大使且因此蒙冤，丟掉了紗帽，鬱鬱而終，茅國則如願以償，舉國歡騰。

茅總統晤爾達達為了酬謝筆者過去數月來為促成茅國進入聯合國所作的努力與貢獻，特再度約我前往總統府一晤，除當面致謝及感謝我政府之善意支持而外，特別強調擬向我政府正式建議，要求將本人擢昇為中華民國首任駐茅利塔尼亞大使，我聽了之後立即表示說：首先祝賀貴國順利加入聯合國，

此項成就應歸功於總統閣下之英明領導，以及貴國全體國民之忠誠致力之所致，敝國政府基於中茅兩國之傳統深厚友誼，共同利益，不惜放棄否決權，以達成貴國之願望，希望今後中茅兩國在國際事務上共同合作，致力於世界和平之維持。

至於閣下方才所言，擬向敝國政府正式建議擢昇本人為首任駐貴國大使一節，此番盛意除深為銘感外，已經心領了。但不宜真正進行，一因為促成貴國達成入會之願望乃我份內應盡之義務，不值過獎。二為外交使節之昇遷，敝國政府自會依照本國法規，衡情度勢，安排處理，如由駐在國推薦反會引起誤會，所以只得敬謝不敏了。茅總統聆聽之後乃暫時捺下不提。聽說茅總統於一九六二年訪問喀麥隆的時候，曾邂逅我經濟部長楊繼曾，兩人曾晤面交談，聞茅總統曾向楊部長當面提出此意，當時任團員的非洲司長楊西崑適在旁，楊繼曾部長即詢問楊西崑司長的意見，楊氏未置可否，其事遂寢。

據聞：當時我外交部為安撫及鼓勵我駐非洲各國的參事代辦級人員的士氣，曾暗示即將分別擢昇大使，果然不久我駐非各國參事代辦如塞內加爾之陳厚儒、駐上伏塔（現改稱布吉納法索）的芮正皋、駐中非的陳澤淮，與駐尼日的沈祖溥等都同時擢昇了大使，獨我一人被蒙在鼓裏，未被提昇，至感詫異。此種人事安排的內幕，明眼人一望而知，吃虧的自然是老實人！

## 官員互訪邦誼日篤

茅利塔尼亞加入聯合國的問題，因為我國的忍痛犧牲了外蒙的主權，而一償夙願後，對我國政府與人民至為感激，不僅一場風波就此平息，而且兩國邦誼也與日俱增，兩國在國際場面上均能互助合作，相互呼應，茅國對我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也力予支持。除此之外，雙方高級官員開始互訪，我非洲司楊司長西崑曾於一九六二、六三兩年先後赴茅國作正式訪問，茅總統均曾親自接見晤談，並以國宴款待，享以茅國名餚 *Mushy 烤全羊*（楊氏迄今仍讚不絕口），而我國亦洽邀茅國新聞部長孟古斯 *Mogbe* 於一九六三年四月中旬正式來華訪問一週，對我國在臺灣之各項改革計劃與建設成果詳加報導，讚揚備至，增加茅人對我國之認識與了解，幫助甚大。其後楊西崑司長昇任次長後，每年除仍作例行訪問外，其他尚有聯合國我國籍副秘書長胡世澤博士蒞茅訪問視察非洲一般會務，一九六二年有我國農業技術考察團一行五人訪茅，實地考察茅國南部農業情形，記得團員中有前台灣省農林廳長張舜訓（為回教馬繼援將軍之內兄），兩國邦誼如日中天，達於頂點。一九六三年七月復有外交部沈昌煥部長率團蒞茅訪問兩天，容再專文述之。

## 貸款不成漸行疏離

自從我國在一九六一年聯合國大會忍痛犧牲，成全茅國加入聯合國的願望後，茅國上下均對我心存感激之意，中茅關係步上正軌，穩健發展，加強各項合作。有一天茅總統又約我到其辦公室晤談（筆者按：我一向無寫日記之習慣與恆心，加以當時茅館中人少事繁，致無暇寫日記，蓋根本未打算寫回憶錄，故大事均能記憶而年月日則常付闕如，至感遺憾，尚希讀者見諒），茅總統對我說：為了加強中茅合作，增進彼此友誼，本人特向閣下正式提出口頭要求，希望轉告貴國政府惠予貸款美金一千萬元，分廿年還清，協助敝國修築一條通往塞內加爾之高級公路，擬命名為「蔣介石公路」，而貸款利息則請貴國政府捐贈敝國作為社會福利之用等語，我回館後當即電呈外交部核辦，事隔數月之後始奉外部復知，以我政府財政困難為由歎難如命，希轉告茅政府見諒等云云，此一答復令茅總統大失所望，心生芥蒂，兩國關係從此開始走下坡，日漸疏離冷淡。

## 中茅邦交暗結心結

當時中茅雙方都已有點心結，暗中滋長，彼此都有點不愉快，茅方認為它的申請加入聯合國是它應有的權利，我方使用否決權阻止其入會是否損害它的固有權利，而我方認為茅國的入會問題迫使我方不能使用否決權，因而犧牲了外蒙，彷彿我們這項損失應該由茅國負責，我們的犧牲是對茅國的一項恩

惠，皇恩浩蕩，茅國理應俯首貼耳地臣服我們，無條件的順從我們、支持我們，而我們對它可以不必理會、不加照顧，這種恃恩而驕的心態與倫理觀念，對外國人而言是講不通的，我們當時非洲外交事務之決策者，似乎是稍欠考量。

當時我們對茅國的貸款請求不僅予以婉拒，而且後來在農技援助方面亦予茅國以很大的差別待遇，譬如當時我允諾每年給予塞內加爾、馬利各三百萬美元，而給茅國者則為每三年一百萬美元，相差太遠，這自然引起茅國的不滿，茅總統從此對我心懷攜貳，暗中另打主意，這是中茅邦交發生變化，走向下坡的主要導因。

## 元首參加國慶酒會

光陰荏苒，我到茅京履新，轉眼到了九月，我奉外交部電令舉行國慶酒會，我即和劉瑛秘書商議籌劃舉辦首次國慶酒會事宜。首先是場地的問題，經與茅外交部禮賓司官員商議結果，承他們的熱心鼎力相助，終於租得一間法國公司的鐵棚倉庫，經臨時僱工裝潢佈置，居然成爲一間頗不含糊的大廳堂。內部張燈結彩，頂端左右兩方各豎中茅國旗一面，大廳兩旁各置大長桌一張，上面陳列各式糕餅、點心、夾肉麵包、中國包子和春捲，而飲料則係由塞京達卡訂購空運而來，旋即著洋員阿濟子 *Alain* 準備客人名單，洽印請柬，然後繕打校對後寄出。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午後五時，雙十國慶酒會開始，賓客陸續到達，我和內子及劉瑛秘書夫婦列隊站在大廳入口的右邊歡迎，與來賓一一握手，接受祝賀，新聞記者忙於攝影（當時茅國尚無電視台）。不久賓客漸多，包括茅國政要、外交使團、宗教領袖、社會賢達、學者名流、法商僑領等一百餘人，觥籌交錯，笑語盈庭。是日茅總統偕夫人於五時四十分左右在侍衛簇擁下專車蒞臨，余偕內子、館員恭迎於大門外，陪侍入場，會場一片肅靜，茅總統向筆者致賀，祝我國國運昌隆，然後與重要賓客使節等握手致意，略進冷飲、點心，對春捲特感興趣，然後巡視一週旋即離去，余夫婦恭送如儀。茅總統伉儷首次參加外國——中華民國之國慶酒會，意義重大，平添光彩，酒會至七時半左右始結束，開茅京諾克紹外交使團之新紀元，頗具歷史價值。翌日報章刊登茅總統與筆者之合照，並詳加報導，深慶成功。

## 美法使館相繼落成

茅人自一九五八年依據茅國新憲法選擇了「獨立而與法合作」的政策後，法國政府即於同年宣佈終止對茅國的管轄權，並將政權轉移給茅國。

翌年法總統戴高樂將軍曾親往茅國視察，並為茅國選擇距舊城諾克紹以東約五公里處之一塊荒漠，作為茅國新首都地址，且爲之主持破土奠基典禮，茅人自此展開建都工作。

一九六一年六月茅政府正式宣佈設置「使館特定區」，通知各國駐茅使館，轉告各該國政府，希望儘速擇地籌建新使館，共同促進茅京之開發與建設，茅政府且免費提供土地，條件至爲優厚，各國政府熱烈響應，計先後有美、法、西班牙三國政府首先斥資興建新館舍，法國以原宗主國的優越地位佔地最廣，次爲美國，再次爲西班牙，歷時一年有半，三國使館，先後落成，美侖美奐，氣象一新，茅京面目立刻改觀。各國使館大致分爲四部份。一爲使館辦公大樓，二爲館長官邸，三爲館員住宅，四爲休閒娛樂、運動設施，如網球場、籃球場、游泳池、樹林、草坪、花園、停車間等應有盡有，一應俱全。

當時我政府原有意擇地建館，嗣經仔細評估衡酌之後，認爲茅國暫時無興建專館之必要，因而緩議。

美國大使館首先落成，美國首任代辦爲易格爾頓 *William Eagleton*，精通阿拉伯語文（現任美駐敘利亞大使）；其二等秘書道生 *Danson* 亦精通阿語，中美兩館之間合作無間，私人過從甚密，他們的游泳池對我們開放，我們一家人常去走動，男孩正倫與其么妹正蕙更是常客，二人得機練習游泳，泳技日益精進，沾光不少。法、西兩使館游泳池尚未興建，且距離較遠，除公事或正式應酬而外，平時甚少往來，但關係均甚良好。（未完待續）